

初雪就要降临，雪人即将再现。冰雪融化之时，他将带走另一人……

[挪威] 尤·奈斯博——著 林立仁——译

雪人

S n ø m a n n e n

Jo Nesbø

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雪人

S n ø m a n n e n

Jo Nesbø

[挪威] 尤·奈斯博——著 林立仁——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人 / (挪) 奈斯博著; 林立仁译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6.4
ISBN 978-7-5404-7483-6

I. ①雪… II. ①奈… ②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挪威—现代 IV. ①I53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35298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18-2016-027

SNØMANNEN: Copyright © Jo Nesbø 2007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Salomonsson Agency AB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本书译文由台湾漫游者文化授权简体中文版出版发行

上架建议: 畅销·悬疑小说

XUEREN

雪人

作者: [挪威] 尤·奈斯博

译者: 林立仁

出版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薛健 刘诗哲

监制: 吴文娟

策划编辑: 董卉

特约编辑: 庞海丽

版权支持: 辛艳

营销支持: 王钰捷 仇悦

封面设计: 蔡南昇

版式设计: 张丽娜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300千

印 张: 13.5

版 次: 2016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483-6

定 价: 39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献给克里斯滕·汉墨菲·奈斯博

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部

1

第二部

91

第三部

173

第四部

231

第五部

363

第一部

1 雪人

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五日 星期三

这天，天空开始飘雪。早上十一点，大片雪花从无色天际落下，入侵鲁默里克区的野地、庭院、花园、草地，犹如来自外层空间的白色大军。下午两点，利勒史托市出动扫雪机。下午两点半，莎拉·齐纳兰小心翼翼地驾驶她那辆丰田卡罗拉 SR5，缓缓行驶在克罗路的独栋洋房之间。十一月的白雪铺在蜿蜒起伏的乡间道路上，宛如替马路盖上一层羽绒被。

莎拉觉得这些房子在白天看起来很不一样，以至于她差点开过头，错过了他家的车道。她踩下刹车，车子猛然刹住。她听见后座传来呻吟声，朝后视镜望去，看见儿子摆出一张臭脸。

“不会花太久时间的，宝贝。”莎拉说。

她看见车库前方的积雪之间露出一大块黑色柏油路面，心知那个位置停过一辆搬家卡车。她觉得喉头紧缩，只希望自己并未来得太迟。

“谁住在这里啊？”儿子的声音从后座传来。

“妈妈认识的一个人。”莎拉说，下意识地镜子里查看自己的头发，“等我十分钟就好，宝贝。我把钥匙留在车上，让你听收音机。”

她没等儿子回话就下了车，踩着滑溜的鞋底，连走带跑来到门口。这里她来过无数次，但没有一次是像这样在大白天前来，完全暴露在邻居窥探的视线中。倒不是说深夜来访就显得比较清白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种行为在夜幕降临后进行似乎比较恰当。

她听见门铃声在门内响了起来，犹如受困于果酱罐的大黄蜂发出嗡嗡

声响。她感到急切之情在体内不断升高，不由得朝邻居窗户瞥了一眼，却不见任何动静，窗户上只映照着光秃秃的黑色苹果树、灰色天空和乳白色地面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终于听见门内传来脚步声，这才松了口气。片刻之后，她已在屋内，投身在他的怀抱中。

“亲爱的，不要走。”她说，听见自己的声带不由自主发出呜咽声。

“我非走不可。”他语气平淡，显然这句话很久以前就说得腻了，但他的双手依然熟悉地在她身上游走，并不觉得厌腻。

“不对，你不是非走不可，”她在他耳畔低声说，“你只是想离开，你不敢再继续下去。”

“我走不走跟我们的事没关系。”

她听见他的口气中透出些微怒意，同时感觉到他强壮温柔的手滑下她的脊椎，伸进裙子腰带，来到大腿上。他们就像一对配合娴熟的舞者，熟知对方的每个动作、脚步、呼吸、节奏。首先他们会做爱；他们的性爱是纯白色的，而这是美好的部分。做完爱之后，他们就得迎接黑暗的部分，也就是痛苦。

他的手在她外套上抚摸，在厚厚的衣料下找寻她的乳头。他时常为她的乳头神魂颠倒，无论如何总是会回到她的乳头上，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乳头的缘故。

“你是不是把车停在车库前面？”他问，声音显然有点焦躁。

她点点头，觉得欢愉如同飞镖射入她的脑际，带来痛苦。她的性欲已为他张开双翅，准备迎接他的手指：“我儿子在车上等。”

他的手陡然停住。

“他什么都不知道。”她呻吟一声，感觉到他的手开始撤退。

“你丈夫呢？他在哪里？”

“你说呢？当然是在上班啊。”

这次换她语带恼怒。她之所以恼怒除了因为他提到了她丈夫，也因为

她只要一说到丈夫就无法不恼怒。她的身体需要他，立刻就要。她拉下他的裤子拉链。

“不要……”他说，抓住她的腰际。她挥出另一只手，掴了他一巴掌。他诧异地望着她，脸颊浮现红色掌印。她微微一笑，抓住他的浓密黑发，将他的脸拉到面前。

“你要走就走，”她轻声说，“可是在你走之前，你得再干我一次，明白吗？”

她感觉他的气息喷上面颊，这时他的吐息已接近喘息。她用空着的那只手又掴了他一巴掌，另一只手则感觉他的欲望在她手中逐渐膨胀。

他的撞击一次比一次强烈，但对她而言一切都已结束。她觉得麻木。魔法消失了，张力消散了，留下的只有绝望。她就要失去他了。她躺在床上的一刻，已然失去了他。这么多年来，她为他思念渴慕，为他流过无数眼泪，为他涉险过无数次，而她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，唯一得到的只有一样东西。

他站在床尾，闭着双眼朝她冲刺。她看着他的胸膛。他们刚开始交往时，她看见他的胸肌上只有一大片白色肌肤，觉得颇为怪异，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，她开始喜欢上这片胸膛，这片胸膛让她想到许多老式雕像为了不让社会大众有多余联想，刻意省去了乳头。

他的呻吟声越来越大，她知道他很快就会发出狂暴的吼声。她喜欢那狂暴的吼声，他的吼声总是充满惊奇，狂喜连连，几乎是以痛苦的方式呈现，仿佛每次高潮都远远超过他最狂野的想象。她等待着他发出那最后的吼声，像是对这间少了照片、窗帘和地毯的冰冷卧室发出道别的吼声。之后他会穿上衣服，前往挪威另一个角落。他说那里有人提供给他一份令他难以说不的工作，但他却可以对她说，可以对她的求欢说不，而且依然可以发出欢愉的吼声。

她闭上双眼。吼声并未到来。他停止了动作。

“我看见一张脸。”他低声说。

她猛吃一惊：“在哪里？”

“窗户外面。”

窗户位于床铺另一端，就在她头部正上方。她翻过身来，感觉他已然垂软，滑出体外。她仍躺在床上，头部上方的窗户位置太高，她无法往外看。此外，如果有人要站在窗外往屋内窥看，那扇窗户的位置也同样过高。外头的阳光已逐渐黯淡，她只能在窗玻璃上看见天花板灯光的双重映像。

“你只是看见你自己吧。”她说，语气近乎恳求。

“我本来也这样想。”他说，依然盯着窗外。

莎拉在床上跪了起来，朝窗外庭院望去。她看见了一张脸。

她不由得松了口气，放声大笑。那张脸是白色的，上头有两个眼睛，嘴巴以黑色卵石排成，卵石可能是车道上捡来的，两只手臂是苹果树的树枝。

“我的老天，”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“只是个雪人而已嘛。”

她的笑声逐渐转变为哭声；她无助地啜泣，直到感觉他的手臂环抱住她。

“我得走了。”她呜咽地说。

“再待一会儿。”他说。

她又待上了一会儿。

莎拉往车库走去，看了看表，发现她已离开将近四十分钟。

他答应偶尔会打电话给她。他向来是个说谎高手，但这次她很高兴他扯了这个谎。她还没上车，就看见儿子的苍白脸庞在后座里凝视着她。她伸手去拉门把，却发现上了锁。她透过布满雾气的车窗看着儿子，敲了敲窗户，儿子才打开门锁。

她坐进驾驶座，发现收音机静默无声，车内冷森森的，车钥匙在前座上。她转头望向儿子，看见他脸色发白，下唇颤抖不已。

“出了什么事吗？”莎拉问。

“对，”儿子说，“我看见他了。”

儿子的语气中带有一种又细又尖的惊恐。自从小时候他挤在他们夫妇中间，坐在沙发上，双手捂着眼睛看电视以来，她已经很久没听见他用这种恐惧的语气说话了。如今他已开始变声，不再跟她拥抱互道晚安，开始对汽车引擎和女孩感兴趣。有一天，他会跟一个女孩坐上车，离她而去。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她说，将钥匙插进点火装置，然后转动。

“雪人……”

引擎没有反应。毫无预警之下，惊慌突然将她攫获。莎拉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害怕什么。她朝挡风玻璃外看去，再次转动钥匙。电池是不是没电了？

“那雪人长什么样子？”她问，将油门踩到底，急切地转动钥匙，转得那么用力，以至于她觉得钥匙似乎就要被她扭断了。他给了回答，但声音被引擎的怒吼声淹没。

莎拉挂好挡，放开手刹，仿佛突然急着想离开此地。轮胎在柔软的雪泥中转动。她催动油门，车尾滑向一边，轮胎抓上柏油路面，车子蹒跚地向前驶去，滑上马路。

“爸爸在等我们，”她说：“我们得快点才行。”

她打开收音机，调高音量，让冷森森的车内除了她自己的声音之外，还灌满广播的声响。新闻播报员正在播报今天已播出上百次的新闻：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，罗纳德·里根打败吉米·卡特，当选美国总统。

儿子又说了一句话，她朝后视镜瞥了一眼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她拉高嗓门说。

他又说了一次，但她依然听不清楚。她调低收音机的音量，驾车朝主干道及河川的方向驶去，两者有如两条阴郁的黑色条纹贯穿乡间。儿子倾身凑到前座之间，吓了她一跳。他在她耳边低语，声音嘶哑，仿佛他说的话绝对不能让别人听见。

“我们都得死。”

2 卵石眼

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日 第一日

哈利·霍勒心头一惊，猛力睁开双眼，只觉得寒冷彻骨。黑暗中传来说话声，吵醒了他。那声音说，今天美国人民将决定未来四年是否让小布什继续连任美国总统。十一月。哈利心想，他们绝对正在朝黑暗时期迈进。他掀开被子，双脚踏上地面。油地毯寒冷如冰，踏在脚下竟有刺痛之感。他让收音机闹钟继续用刺耳声音播报新闻，走进浴室，在镜中端详自己。他在镜子里也看见了十一月：扭曲、灰白、阴郁。一如往常，他双眼布满血丝，鼻头毛孔仿佛又黑又大的陨石坑，眼睛下方挂着的眼袋透出一抹被酒精洗涤过的淡蓝色。等脸庞用热水浸润过，拿毛巾擦干，再吃一顿早餐，那抹淡蓝色就会褪去，或者该说，他猜想到时候那抹淡蓝色就会褪去。如今他已要迈入四十大关，他不知道自己的脸庞在白天呈现何种样貌。他几乎每晚都被噩梦侵扰，早上醒来之后，他不知道自己那张持续被噩梦猎捕的面容是否会有平静浮现？脸上皱纹是否会被抚平？他之所以不知道，是因为他一离开苏菲街那间斯巴达式的简朴住所，就开始扮演奥斯陆警察总署犯罪特警队的霍勒警监，同时尽量避免去照镜子。他会透过别人的容貌，寻找别人的痛苦、弱点、噩梦、动机和自我欺骗的原因，聆听别人述说那些听来令人倦怠的谎言，并试着找出他做这份工作背后的意义。他的工作就是把那些已在内心禁锢自己的人关进监狱，他十分了解那些充满仇恨和自我轻视的监狱是怎么回事。

哈利抚摸头上刚剪过的、根根直竖的短发。从他冻僵的脚底板到头上

金发之间的距离，不多不少正好一百九十二厘米。他的锁骨突出于肌肤之下，仿佛一支衣架。自从上一件承办的案子告一段落之后，他进行了大量的体能训练，有些人认为他锻炼身体到近乎狂热的地步，除了骑飞轮之外，还开始在警署内部的健身房练习举重。哈利喜欢做重量训练产生的那种灼热痛楚，以及思绪受到抑制的感觉。然而他的身形越变越瘦，身上的脂肪消失了，剩下肌肉铺排在肌肤和骨骼之间。过去他看起来肩宽膀圆，萝凯都说他是天生的运动员身材，如今他开始看起来像是曾在照片里见过的一头精瘦北极熊，一只肌肉虬结但体型精实得吓人的掠食动物。他会变成这样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正慢慢淡出人生舞台。反正无所谓。哈利叹了口气。十一月。天空将越来越幽暗。

他走进厨房，喝了杯水舒缓头痛，然后朝窗外看去，登时讶异不已。苏菲街另一边的房子，屋顶全变成了白色，亮白表面折射耀眼的阳光，刺痛他的双眼。原来今年的初雪已在昨夜来到。他想起了那封信。他偶尔会收到这种信，但那封信颇为特别，里头提到了图翁巴。

收音机开始播放大自然生态节目，一个表情丰富的声音正热切地描述海豹的行为和生活。“每年夏天，贝豪斯海豹都会聚集在白令海峡准备交配，这种海豹以公海豹占大多数，因此竞争相当激烈。公海豹一旦争取到一只母海豹，整个繁殖期都会跟这只母海豹厮守在一起。公海豹会照顾他的伴侣，直到小海豹诞生并能够独立生活。公海豹如此照顾母海豹并非出于对母海豹的爱，而是出于对自己的基因和繁殖后代的爱。若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来看，贝豪斯海豹之所以维持一夫一妻完全出于天择，而非道德。”

真是这样吗？哈利心想。

收音机传出的声音十分亢奋，几乎是以假音在说话：“可是当贝豪斯海豹离开白令海峡，准备去开阔海域觅食的时候，公海豹就会试图杀害母海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母海豹再也不会跟同一只公海豹交配了！对母海豹而言，跟其他公海豹交配可以分散繁衍后代的风险，就好像投资股市必须

分散风险一样，母海豹想和不同的公海豹交配，纯粹只是基于生理因素，而公海豹相当明了这一点。公海豹杀害母海豹，是为了要阻止其他公海豹的后代和它自己的后代争夺食物。”

“我们正在进入进化论的领域，怎么人类不借鉴海豹的思维呢？”另一个声音说道。

“我们人类是这样想的啊！人类社会其实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维持一夫一妻，而且从来不曾如此。最近瑞典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，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儿童其实并非他们认定的父亲所生。百分之二十啊！也就是每五个儿童就有一个活在谎言中！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维持生物多样性。”

哈利调整收音机频道，找寻耳朵可以忍受的音乐，最后停留在上了年纪的约翰尼·卡什演唱的《亡命之徒》（*Desperado*）上。

门上传来坚实的敲门声。

哈利走进卧室，穿上牛仔裤，来到玄关，打开了门。

“请问你是哈利·霍勒吗？”门外男子身穿蓝色连身工作服，一双眼睛清澈得有如孩童，正透过厚重的眼镜看着哈利。

哈利点了点头。

“你这里有霉菌吗？”男子一脸正经地问道，他的额头横贴一缕头发，腋下夹着一个塑料写字板，写字板上夹着一张印得密密麻麻的表格。

“严格说起来，”哈利说，“这件事属于个人隐私。”

男子从心底厌烦听见这种玩笑话，只微微露出一丝笑容：“你家里有霉菌吗？有没有哪里发霉？”

“我想应该没有吧。”哈利说。

“霉菌就是这样，大家都认为自己家里应该没有滋生霉菌。”男子喷了几声，抖着脚跟。

“可是——？”哈利的尾音拖得老长。

“可是就是有。”

“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？”

“因为你邻居家里有。”

“嗯哼？所以你认为霉菌可能扩散了？”

“霉菌不会扩散，木材干腐病才会。”

“所以说……？”

“这栋房子沿着墙壁建造的通风管道有工程瑕疵，会让干腐菌滋生。

我可以看一下你家厨房吗？”

哈利让到一旁。男子快步踏进厨房，迅速拿出一个看起来像吹风机的橘色装置，压在墙上，只听见那橘色装置发出两声短促的尖锐声响。

“这是湿气检测仪，”男子说，看着检测仪上看起来显然是指示器的东西，“跟我想的一样，你确定你没看过奇怪的东西或闻过奇怪的味道吗？”

哈利不太清楚男子指的是什么。

“就好像发霉的面包表面会有一层东西，”男子说，“还会发出霉味。”

哈利摇摇头。

“你会不会觉得眼睛酸涩？”男子问，“常常觉得疲倦？还会头痛？”

哈利耸耸肩：“这些症状我都有，而且已经很久了。”

“你是说你住在这里就有了？”

“可能吧，你听着……”

男子并不听哈利说话，径自从腰带上抽出一把刀。哈利后退一步，眼睁睁看着男子握刀的那只手扬了起来，用力往墙上刺去。刀子穿入壁纸后方的石膏板，发出呻吟似的声音。男子抽出刀子，接着又是一刀，然后伸手将布满粉尘的石膏板往后扳。墙上现出一个大洞。男子拿出一支小手电筒往洞内照去，过大的眼镜后头逐渐浮现深刻的皱眉纹。男子将鼻子深深探入洞内，吸了几口气。

“没错，”男子说，“哈啰，小家伙。”

“你在跟谁打招呼？”哈利问，凑近了些。

“曲霉属的真菌，”男子说，“曲霉属是霉菌的属，这个属里头有三四百种霉菌，很难说这是哪一种，因为霉菌生长在这种坚硬表面上只有薄薄一层，肉眼看不出来，可是闻这个味道绝对没错。”

“这表示我有麻烦了对吗？”哈利问，开始回想上次他和父亲赞助小妹前往西班牙旅游后，自己的银行账户里还剩多少钱。他的小妹是唐氏综合征患者，但根据小妹自己的说法，她只是“有一点点唐氏综合征”而已。

“这不是真正的干腐菌，不会害这栋房子倒塌，”男子说，“但可能会害你病倒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如果你容易受霉菌影响的话就会。有些人只要和霉菌呼吸同样的空气就会生病，他们会长年感到身体虚弱，可是又找不到病症，其他住户又都住得好好的，于是他们会被判定为罹患忧郁症，使得这些害菌继续啃食壁纸和石膏板。”

“嗯，你有什么建议？”

“当然是让我把这些霉菌连根拔除。”

“顺便把我的财产也连根拔除吗？”

“所有费用房屋保险都会理赔，你一克朗都不用花，只要让我进来处理几天就好了。”

哈利从厨房抽屉里找出一份备用钥匙，递给男子。

“对了，”男子说，“只有我一个人会进来你家，你不用担心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事。”

“是吗？”哈利悲哀地笑了笑，看着窗外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哈利说，“反正我家也没什么东西好偷的。我得出门了。”

早晨的太阳低悬空中，照亮奥斯陆警署大楼的每一片玻璃。警署大楼